

## 書 評

陳 漢 文\*

張智華著

### 《南宋的詩文選本研究》

北京：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，2002年6月第1版，266頁，ISBN 7-303-06233-5

張智華博士的《南宋的詩文選本研究》是目前中國大陸唯一一本研究南宋詩文選集的專書。前此學者在分析詩文選集時，多以唐人選唐詩或明清古文選本為討論核心；對於南宋以後的選集研究，並不多見。張氏全書共六章，另加〈附錄：南宋部分詩文選本提要〉；對南宋各個詩文選本予以介紹和研析。第一章先論南宋詩文選本在學術史上的地位，注意到時人對「指導後學」、「詩文鑒賞」、「藝術構思」三方面的掌握與實踐；第二、三章分別介紹南宋詩文選本的存佚、分類條件，和版本的源流考辨；第四章以南宋的古文選本為重心，析論古文家、理學家、政治家對古文的評價及研其差異；第五章以南宋的四部詩歌選本為主，討論「唐宋並重」、「宗唐詩學」、「精細工巧的審美觀」、「杜甫王安石的絕句比較」的詩學議題；第六章換一視角，以南宋的學術風氣為切入點，分論呂祖謙、朱熹、陳亮和葉適學派對詩文選本的影響。從全文的標目設置看來，可以說是一部有系統、詳盡的選本研究，兼具考證與評論的工夫；對南宋詩文研究，能有一定的啟發。

首先從詩文選本的作用來說，張氏開宗明義指出「選評者要求讀者在詩

---

\* 作者係香港中文大學聯合書院導師。

Hon-man Chan is an instructor at the United College,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.

文鑒賞時要透過文字，準確地把握詩文的主旨。」「選評者在批評實踐中逐步確立了藝術構思及篇章結構的重要位置。」「選評者往往以揭示詩文之精華為門徑，以指導寫作為目的。」（頁 12）。此三點可說是全書的基調，為下文的討論確立了南宋詩文選本的研究價值。例如從《唐三體詩法》分析周弼的詩學觀，並指出南宋唐詩學的發展；附以詩人、詩體的統計表，以量化的方式論證。張氏以選評者的角度切入，析述各選本的取向、編纂原因、詩學意義，暫且不說其論證是否合理，其以「選本」為體分析南宋評論家的文學理念，是值得肯定的。

以詩文版本的考辨而言，本書的一大貢獻是在第二章以「通代」、「斷代」、「唱和集」、「家族」、「地域」、「詩社」、「僧侶」、「個人」八個面向析論南宋詩文選集的版本與流轉情況；並在第三章考辨較重要的選集，例如呂祖謙的《古文關鍵》、謝枋得《文章軌範》，其版本源流也得以明晰。張氏在〈附錄：南宋部分詩文選本提要〉的部分中，撰寫了 95 種的詩文選本提要，可說為研究者提供了便捷的研討途徑。

以南宋文壇的論學風氣來說，作者著力描述古文家對寫作古文的要求與方法。頁 117 指出南宋呂祖謙認為創作文章必先命意，頁 126 明言呂氏非常重視古文的議論部分，認為抒情和敘事都是議論的一個手段。這兩種觀念其實與南宋詩學的內容殊途同歸：南宋的詩學著作，強調學詩必先命意、創作不拘一格。張智華博士雖然未就此點申論南宋時人論詩、論文的異同，但確實為我們展示了一個討論起點。

然而，南宋的詩文選本如恆河沙數，展現了不同的文學理念和編纂原因，怎樣恰當評價與發掘選本的理論意義，是研究不可或缺的部分。筆者認為用一部專書的份量來考核南宋詩文選本的總體文學意義，似乎難以完整展示其優劣；再者由於「選本」性質的特殊性，致使在研究上必須提出大量佐證，以找出選評者編纂背後的原由。以張氏的專書來說，有以下四個部分可以稍作討論。

## 一、編纂原則

研究選本的意義在於指出選評者的論文方向，這可從選本的序錄、時人

的評論、選評者的文學創作、入選作品、評點等細讀。故此，了解選本的編纂原則和策略可說是研讀的起點，繼而比對入選作品的內容、藝術技巧與文壇的論學氛圍，確立選本的時代意義。張氏本書在析論詩文選本時，著實忽略了研析選本的編纂原則，對於部分重要的篇章只草草交代。例如討論謝枋得《文章軌範》時指出，謝氏的選評方向很鮮明，一為推崇韓愈，一為表現愛國思想。然而，作者明言「（是書）是以韓愈〈與于襄陽書〉開頭，以韓愈〈送李愿歸盤谷序〉及陶淵明〈歸去來辭〉結尾，這也是一個方面表現出他推崇韓文。」（頁131）張氏於此只申述了謝枋得推許韓愈文章的喜好，而對於編目的安排卻闕如。事實上，謝枋得曾於宋末為官，並抵抗蒙古人的入侵；入元後，以不仕歸隱山林著稱。這種性情剛好反映在他選編的文章典範中：他以韓愈〈與于襄陽書〉列為卷首，此文以贈詩文、求功名為主要內容，謝枋得首列此篇，可說正正配合了他為官出仕的意向；以韓愈〈送李愿歸盤谷序〉及陶淵明〈歸去來辭〉二文總結選本，也從側面說明了他入元後心態的轉變。〈送李愿歸盤谷序〉以「盤谷之間，泉甘而土肥，草木藂茂，居民鮮少……終吾生以徜徉。」展示了隱居的閑暇，謝枋得藉此說明自己好比韓愈歷經了兩種不同的層次——由出仕至隱居的過渡；最後更以宋人的典範——陶潛〈歸去來辭〉作結，明顯反覆說明歸隱不仕的決心。由編纂的角度考察，確實為我們提供了不同解讀的可能。本書指出「陶淵明〈歸去來辭〉與科舉無關，謝枋得為什麼在《文章軌範》中選了數篇？因為宋人酷愛陶淵明，並且形成濃厚的時代風氣。」（頁134）張氏只指出宋人對陶潛的普遍情感，然而並沒有指出編纂背後的重要原由。

## 二、編纂群體

在分析選本的性質與功用時，編纂群體是必須釐清的部分；而不同的選家表達了相異的觀點，故此從比較的角度看選本的編纂群體，或能更顯南宋選本的價值。張氏指出南宋政治家編選了不少古文選本，以表現文章的社會功能為主要編纂原則，強調揭露時弊、關心民生、談論經濟等等。（頁148-159）此類以編纂政論文章以達到諷刺、警醒、讚頌作用的選本，在北宋開國初年已由朝廷擔演。宋太宗在位時設立崇文館（978年），下令群臣編纂

《太平御覽》(編書時間：978-983)，以達到安撫、籠絡、警策文人的目的。(尤以南方文人爲主，例如：吳淑、徐鉉、湯悅)。<sup>1</sup>其後，《文苑英華》的出現(編書時間：982-987)，也標誌著朝廷對於文化傳承的承擔。<sup>2</sup>選編的工作責任，漸由朝廷轉向民間，以個人爲主編的選本陸續出現，例如姚鉉的《唐文粹》。故此，大可以從歷史的角度，窺探從北宋初至南宋末年期間選本的編纂群體的轉變；就政論文章選本而言，便可以得知論政者對北宋、南宋時局的觀點與解決的手段。張氏在論述南宋政治家的選本時，多強調他們體察時政和民情，然而對於選本如何上承傳統和編纂群之間的關係卻沒有充分討論。筆者認爲通過同類型的選本比較，或更能突顯南宋選本的價值。

### 三、論述方法

張氏在論述時，常以簡略的方式出之，予人力有未逮之感。以下舉數例說明之。作者指出南宋論詩有唐宋並重的傾向，可從孫紹遠的《聲畫集》看出；然而此節論述不足，他只舉出選本的編纂原則、內容，並沒有說明《聲畫集》如何影響南宋論詩之風氣，張氏明言「孫紹遠《聲畫集》是南宋時期唐宋並重詩學思潮的產物，在這一思潮中也發揮了積極的作用。」(頁 170)接著下文便以大量篇幅說明陸游、戴復古、劉克莊的詩論，其中加上孫紹遠對唐宋詩的看法，便草草收結。其實，南宋間尚有多位重要詩評家可作引論，例如楊萬里、姜夔等。至於孫紹遠的詩論如何發揮作用或受到時人影響，作者並沒有論及，尤爲可惜。又如頁 203 至 211 論及吳說《古今絕句》中的選詩，張智華博士指出由此可窺探杜甫和王安石二者間的共同點，但作者並沒有從文本中考察，只是歸納宋人(例如王安石、黃庭堅、葉夢得)對杜、王二家的看法而推論，究竟吳說選詩的標準如何？所選之詩反映何種詩學觀？筆者認爲應該將入選之詩作一比較，以見吳說論詩的觀點；而非僅將入選詩歌的篇目羅列而已。又如論呂祖謙部分也予人論述不足之憾，作者只

---

1 相關論述可參閱 Johannes L. Kurz, "The Politics of Collecting Knowledge — Song Taizong's Compilations Project," *T'oung Pao* 87.4/5(2001): 289-316.

2 可參閱張蜀蕙，「文學觀念的因襲與創新——從《文苑英華》到《唐文粹》」(臺北：政治大學中文所碩士論文，1993)。

舉《宋元學案》以說明呂祖謙學有淵源，其後介紹其所選之集（例如《皇朝文海》、《麗澤詩集》、《歷代奏議》），但只以三點略論之，而未見深刻。（頁 213-217）又如張氏論朱熹學派一段（頁 221），舉〈章泉澗泉二先生選唐人絕句〉，然而他並沒有申論其中之詩學意見。其實趙蕃（章泉）和韓泂（澗泉）之選本甚具研究價值，因為其以編列次序的方法，指出「多怨刺」的中晚唐絕句可臻杜甫之境。通過選本的編纂排比，確實反映了論者的論詩取向。<sup>3</sup>其他又如論陳亮、葉適的部分（頁 223-227），只舉其學術風會而忽略詩文選本的要略，這是本書難以揭示南宋選本價值的原因。

#### 四、南宋詩學的相關議題

張氏論周弼詩觀時，尚未釐清多種南宋詩學觀點。（頁 176）例如他強調永嘉四靈學習唐詩，反對江西末流；準確說來，是由於他們學力不高，因而學習晚唐詩，以臻盛唐之境。又如在討論南宋詩歌選本之時，作者並沒有說明取捨選本的因由（這四部分別是：孫紹遠《聲畫集》、周弼《唐三體詩法》、桑世昌《回文類聚》、吳說《古今絕句》）；其中選取桑世昌為論述對象欠代表性，論其編纂原因時只舉孤證，未免薄弱。（頁 196）其實，作者附上的詩文版本源流考，指出部分選本有較高價值，但正文中未見論述，例如郭茂倩《樂府詩集》、方回《瀛奎律髓》、蔡正孫《精選唐宋千家聯珠詩格》等等，當中的文學理念還有待發掘與爬梳。

歷代詩文選本的研究是一個重要的課題。以總論性質為主的專書而言，本書已做到標目清晰的效果，其中的版本源流、詩文選本要略更值得研究者參考和使用；然而，本書在各個議題上未能盡情發揮，論述略見模糊；在選取文本為研究對象時，也缺乏作者取捨標準的說明；加上本書並沒有總結部分，讀者難以窺見南宋詩文選本的發展與演變軌跡，殊為可惜。

---

3 可參閱蔡瑜，「宋代唐詩學」（臺北：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，1990），頁 414-418。